

《錯開的交會》序

楊凱麟

《錯開的交會—傅柯與中國》集中地討論傅柯著作中「中國構成」的可見與不可見。儘管傅柯極少提及中國，布洛薩（Alain Brossat）博學強記地一一挑出他著作中論及中國的部位，極大化地擴增與「去摺曲」（déplier）了傅柯與中國的僅餘碰觸。或者不如基進地說，布洛薩使得這個不曾交會的「交會」，某種「非交會」的錯開，成就了一種傅柯意義下的「非場域」（non-lieu）與「誘惑的場所」，重新摺入了傅柯的整體思想，成為足以凝視其哲學的鏡像。最終，錯開的交會，弔詭地與不無命定地，成為觀看傅柯思想的獨特單子。

傅柯著作中為人熟知的「中國部位」，主要有二，反覆被人引述：《性史》提及中國的「性愛藝術」與《詞與物》引用波赫士的著名開場。兩個段落都不長，前者僅僅數語，後者則引述小說，兩者都遠非傅柯書中關注的真正問題。然而，這個在傅柯筆下被描述為遙遠、神秘、差異於西方與惹人發笑的東方國度，即使僅寥寥數語，已引發無數的爭議與批評。

中國與傅柯，這個布洛薩筆下的「錯開的交會」最終並未真的「錯開」，已成為傅柯思想中的軟肋，英美世界後殖民論述的提款機，揭發傅柯「東方主義」的徵候，歐洲白人理型中心的破綻。

那麼，曾在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與傅柯、德勒茲、李歐塔、洪席耶、巴迪歐與夏特萊（François Châtelet）等眾多六八世代哲學家並肩共事的布洛薩，會怎麼面對這個「錯開」中的就是「錯不開」，空缺中的固執在場？他的論述策略與戰鬥位置是什麼？這個已觸動許多當代學者敏感神經的問題還能怎麼「再問題化」？

明顯的空缺、空白、空白頁、此處有獅（指地圖上未經探勘之地）、空地、深處……，包括傅柯自己的話，「我不熟悉中國問題，所以我讓它保持開放。」（2）這便是布洛薩在書中安置我們之處：缺席與空無。特別是當我們以中文讀著這本書時，無疑地更加遽了這個空無中的吊詭，我們正在這個空無之中閱讀空無，在錯開中感受交會，或，在交會中肯認錯開與歧異。

這個「保持開放」之地，在布洛薩書中首先捲入了中國的「性愛藝術」。傅柯並不是漢學家，他短暫提及的「性愛藝術」主要來自對高羅佩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的閱讀，將其置入於嚴格意義下的亞洲（作為）問題的跨文化研究情境之中並不適切，因為這將忽略傅柯就其自身問題（古希臘羅馬的性特質或主體性問題）發展所設定的條件。單純糾舉他的「中國誤讀」或過度推論並未能真正給予更多啟發，這是何以布洛薩指出，傅柯的研究前提「可以如此定義：我的研究活動有其無法脫離的認識論及檔案學的整體條件，我談的就是在這些條件下所能夠談的東西。」（21），對於「歐洲中心主義」的批判或許應與「以歐洲為中心」的研究做出區辨，這便是布洛薩所強調的「地緣哲學力量場域」的解殖立場（2）。

波赫士關於《中國百科全書》的怪誕描述曾引發傅柯著名的笑聲，這樣怪異的、東方主義的、他者與神秘而不可思考的中國，或許正是今日談論亞洲的一個遙遠極點，我

們或許不需急於批評傅柯，或者，早已有著無數廉價的批評。我們想問的是，如果時至今日，我們必須創造性地構思亞洲或亞際，複數、多元、平行、歪斜與突梯的亞洲，差異的亞洲，那麼，我們有走得足夠遠嗎？這麼多年前波赫士的版本不就是一個同時使亞洲與歐洲「歧途」(*détourner*)的例子嗎？我們能比走得比最遠、最陌異（即使是對亞洲人）與最差異的亞洲更遠嗎？「『中國之名』能夠作為一種『跨越所有想像、思考的可能界限』的支點或中介。」(7) 中國作為流變、不定形、嚴格意義下的域外，還可以是什麼？或許正是在此，仍然迴盪著多年前傅柯的笑聲，重要的可能不只是反殖、解殖、反帝，反這個或反那個，而首先在於如何自我翻轉與自我解域，在啟發與創造性上走得更遠，讓亞洲不再只是一個名詞，成為一個動詞，一個在哲學、當代藝術與政治等範圍的實踐運動，正是在這個笑點上，亞洲重獲了離開既有建制的潛能，不管是意識型態的或歷史的。

或許，一切正是由這個錯開中真正開始.....